弘道錄/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弘道錄

◀上一卷

卷二十八　禮　君臣之禮

下一卷▶

弘道錄卷之二十八

禮

君臣之禮

《堯典》曰：欽明文思安安，允恭克讓。

錄曰：禮莫大于敬。堯舜繼天立極，史臣稽古正詞曰欽，乃所以奉於天；曰恭，乃所以懋於己；曰讓，乃所以加於人。其實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。

格汝舜，詢事考言，乃言底可績。三載，汝終陸帝位。舜讓於德，弗嗣。

錄曰：盛德大業，其果興於讓乎。觀諸堯舜之禪授，天與人歸，己有定命，而猶讓之不置。厥後舜命九官，遂致濟濟相讓。殿廷之問，揖遜稽首，若不遑舍。蓋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然則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，果有之乎。曰：否。當時祇以舜讓于德，弗嗣之言，好事者遂創為之。今觀《典謨》固自明白，不足以傳疑也。

帝曰：咨四岳，有能奮庸熙帝之載，使宅百揆，亮采惠疇。會曰：伯禹作司空。帝曰：俞，咨禹，汝平水土，惟時懋哉。禹拜稽首，讓于稷契暨皋陶。帝曰：俞，汝往哉。

錄曰：舜之讓不名者，天位不可名也。禹之讓指名者，臣列則可名也。萬世之下可想見藹然之氣象，非但以禮讓為國而已。

帝曰：咨四岳，有能典朕三禮。會曰：伯夷。帝曰：俞，咨伯，汝作秩宗，夙夜惟寅，直哉惟清。伯拜稽首，讓于夔龍。帝曰：俞，往欽哉。

錄曰：何以曰直哉。惟清乎。夫不邪之謂直，不淆之謂清。天神地祇人鬼之祀，皆一定而不可易，秩然而不可亂也。若宋真宗謬為天書，以矯誣上帝，至加玉帝尊號，紛紛不一，則回邪而不直矣。漢武帝立五帝祠，又立太乙祠，又立后土祠，雜然並興，則瀆亂而不清矣。此秩宗夙夜寅奉，不敢違焉者也。

帝庸作歌曰：勅天之命，惟時惟幾。乃歌曰：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。百工熙哉。皋陶拜手稽首。颺言曰：念哉。率作興事，慎乃憲，欽哉。屢省乃成，欽哉。乃賡載歌曰：元首明哉，股肱良哉，庶事康哉。又歌曰：元首叢脞哉，股肱惰哉，萬事墮哉。帝拜曰：俞，往欽哉。

錄曰：上古之時，君勁而臣颺，君庸而臣載，君拜而臣稽首，此何等氣象也。《易》曰：泰，小往大來，吉亨。則是天地交，而萬物通也。上下交，而其志同也。自秦以來，惟取尊君卑臣為務，而後無帝拜之文焉，無首起之風焉，無欽哉之復焉。《易》曰：天地不交，否。其流遂不能革，噫可慨哉。

《小雅》：宴饗賓客之詩曰：喓喓鹿鳴，食野之芑。我有嘉賓，鼓瑟吹笙。吹笙鼓簧，承筐是將。人之好我，示我周行。喓喓鹿鳴，食野之蒿。我有嘉賓，德音孔昭。視民不佻，君子是則是傚。我有旨酒，嘉賓式燕以敖。喓喓鹿鳴，食野之芩。我有嘉賓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樂且耽。我有旨酒，以燕樂嘉賓之心。

錄曰：頤之為卦也，聖人養賢，以及萬民與之共天位，使之食天祿。需之為卦也，賢者懷其道德，安以待時，飲食以養其體，宴樂以和其心。此隆古盛時，能養能舉，悅賢之至。古今相傳，以為賓興盛典，而我明尤獨重焉。凡天下豪傑之才，命世之士，胥

此焉出。然愚竊以為此篇大指在於私惠不歸德，和樂而不淫，非止養其體，娛其外而已。故願為之主司者，能以是存於心，以期望天下之士，爻如王氈司馬君實；為之士子者，亦以是存於心，以今曰發軔之始，他曰叉如明道希文。然後知朝廷作養真德實意，非倦倦取其私恩小惠，以視人姑息而已也。

周王之勞使臣曰：四牡辟腓，周道倭遲，豈不懷歸，王事靡鹽，我心傷悲。四牡辟腓，嘩憚駱馬，豈不懷歸，王事靡鹽，不遑啟處。翩翩者雛，載飛載下，集于苞栩，王事靡鹽，不遑將父。翩翩者雛，載飛載止，集于苞杞，王事靡鹽，不遑#1將母。駕彼四駱，載驟騷最，豈不懷歸，是用作歌，將母來誌。

錄曰：愚於四牡，且先王綱紀，四方未暇矣。夫王事靡鹽，所以覺天下之忠也。不遑將父，所以覺天下之孝也。不遑啟處，所以覺天下之節也。豈不懷歸，所以覺天下之義也。將母來誌，所以覺天下之慈也。如是而燕饗以將之，所以覺天下之禮也。諷誦以發之，所以覺天下之讓也。以為上下通用之樂，天豈無意而然哉。若以為章使臣之勤，而無關於綱紀之義，則大學始教宵雅肄三何獨倦焉。於是耶，抑祗曼焉而已耶。

周王之遣使臣曰：皇皇者華，于彼原陽，朕朕征夫，每懷靡及。我馬維駒，六轡如濡，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諏。我馬維麒，六轡如絲，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謀。我馬維駱，六轡沃若，載馳載驅，周爰咨度。我馬維騏，六轡既均，載馳載驅，周爰咨詢。

錄曰：此章之旨，乃周家之法程，臣道之矩範，上下之通義，古今之準的，不但以遣使臣也。夫堯思曰孳孳，舜曰不遑暇，區區為臣之職，而可以為及乎。是故不自滿假，禹之懷靡及也。望道而未之見，文之懷靡及也。仰而思之，夜以繼曰，周公之懷靡及也。靡及則虛，虛則曰孜，孜而周爰咨諏所由褊也。夫訪善為咨，咨才為諏，咨事為謀，咨禮為度，咨親為詢，五者如不及也，而猶恐失之。故曰：周曰：爰將以廣詢博，訪也；推其義，嘉言罔攸伏，咨也；野無遺賢，諏也；亮采惠疇，謀也；群后德讓，度也；明明揚側陋，詢也。此豈可以易及哉。以是為訓而猶有謀臧不從，不臧復用，若小昊之所譏者；有自有肺腸，俾民卒狂，若苦伯之所刺者。嗚呼，安得靡鹽之臣而與之言靡及之義哉。

周王以鹿鳴五詩燕其臣，臣受賜者歌此詩以答其君，曰：天保定爾，亦孔之固，俾爾單厚，何福不除，俾爾多益，以莫不庶。天保定爾，俾爾戩穀，罄無不宜，受天百祿，降爾遐福，維曰不足。天保定爾，以莫不興，如山如阜，如岡如陵，如川之方至，以莫

不增。吉蠲為譆，是用孝饗，擒祠需嘗，于公先王。君曰卜爾，萬壽無疆。神之吊矣，請爾多福。民之質矣，曰用飲食。群黎百姓，徧為爾德，如月之恒，如日之升，如南山之壽，不騫不崩，如松栢之茂，無不爾或承。

龜山楊氏曰：天保以上治內采薇，以下治外先王，經綸之進也。其效博矣。然觀其作處，豈嘗費力，本之誠意而已。今《鹿鳴》、《四牡》諸詩皆在，先王所歌以燕群臣，勞使臣者也。若徒取而歌之，其有效為然，則先王之用心蓋有在矣。

錄曰：愚觀龜山本之誠意之論，未嘗不正襟而嘆也。夫能大道之行，天下為公，而後示我周行，不為虛文；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，而後將母來詆，不為浪說，進賢如不及，從善若轉圓，而後周爰咨諏，不為徒勞；因其心之自然，不由勉強，而後莫如兄弟，不為餚詞；請恭爾位，好是正直，而後神之聽之，不為徒設。然則臣之受賜者，其圖報有不本之誠意者哉。其曰：單厚多益，哉穀罄宜，不為蹈襲之詞；曰升曰恒，岡陵松相，不為諛妄之語。以安定為天福，天與君分相聯也；以壽考為神福，神與君氣相屬也；以質實為民福，民與君治相關也。其

禱頌有體，其稱願有方，萬古之下，忠愛其君者無以臉此。信非周公不能作也。

諸侯朝于天子，天子與之宴，以示慈惠，故歌曰：寥彼蕭斯，零露湑兮。既見君子，我心寫兮。攏一笑語兮，是以有譽處兮。

錄曰：譽者，上交不瀆，下交不諂也。處者，安樂其心，式燕以衍也。慈者，手足腹心，相待一體也。惠者，既醉以酒，既飽以德也。後世若飲酒，爭功拔劍擊柱，是不譽矣。金奏作于下，驚而走出，是不處矣。王僚重鐘，范增舉決，是不慈而惠矣。此有周盛時，明良相慶，君臣同樂，不於是詩見之乎。

天子燕諸侯之詩曰：湛湛露斯，匪陽不晞，厭厭夜飲，不醉無歸。湛湛露斯，在彼豐草，厭厭夜飲，在宗載考。湛湛露斯，在彼杞棘，顯允君子，莫不令德。其桐其椅，其實離離，豈弟君子，莫不令儀。

錄曰：寥蕭之燕，示慈惠也；湛露之宴，篤親親也；所謂君之宗之。故曰：在宗載考。考者燕義，云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與國，君必報之。臣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，是以國安而君寧。厥後若陳敬仲與桓公飲而曰：臣卜其晝，未卜其夜者，上不明正道以道

民，而怛舞于宮，酣歌于室。豈惟君人之過歟，其臣下方刑且墨矣。其可與之同曰語哉。

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，歌曰：彤弓弨兮，受言藏之，我有嘉賓，中心既之，鐘鼓既設，一朝饗之。彤弓弨兮，受言載之，我有嘉賓，中心喜之，鐘鼓既設，一朝右之。彤兮弨兮，受言囊之，我有嘉賓，中心好之，鐘鼓即設，一朝酵之。

錄曰：東萊呂氏曰：受言藏之，言其重也。弓人所獻，藏之王府，以待有功，不敢輕與人也。中心肌之，言其誠也。中心實欲肌之，非由外也。一朝饗之，言其速也。以王府寶藏之弓，一朝舉以昇人，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。後之視府藏為己私分，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，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。賞賜非出於利誘，則迫於事勢，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，則與中心肌之者異矣。屯膏吝賞，功臣解體，至有印利而不忍子者，則與一朝饗之者異矣。

周王藥飲賓客曰：菁菁者義，在彼中阿，既見君子，樂且有儀。菁菁者義，在彼中扯，既見君子，我心則喜。菁菁者我，在彼中陵，既見君子，錫我百朋。汎汎揚舟，載沉載浮，既見君子，我心則休。

錄曰：《小雅》之有《菁義》，猶《大雅》之有《域樸》也。夫鹿鳴之禮，賓興盛典，故有瑟笙筐筐之設。此章之禮，晉接交歡，故多喜樂悅悍之情。采叔之錫，諸侯備物，故極車馬裒衣之盛。此章之錫，仁賢為寶，故假貨貝重多之喻。至於汎汎揚舟，猶其曰寤寐反側也。我心則休，猶其曰文王以寧也。此不可想見當時樂育人材之盛美歟。小序之言，亦或有所補也。

周王之燕諸侯曰：交交桑扈，有鶯其羽，君子樂胥，受天之祐。交交桑扈，有鶯其領，君子樂胥，萬邦之屏。之屏之翰，百辟為憲。不戢不難，受福不那。兕觥其觩，旨酒思柔，彼交匪傲，萬福來求。

錄曰：鄭註云：胥，皆也。與天下皆樂。樂之大者，天子四海之內無違命，則天下樂矣。諸侯四封之內無違命，內外無故，則諸侯樂矣。大夫官府之內無違命，諮謀行於上，則大夫樂矣。士進以禮，退以義，則士樂矣。庶人耕稼樹藝以養父母，刑罰不加于身，則庶民樂矣。其於樂胥之義，有所發明。若但以為語詞，何不言樂，只乎況詩中樂，只甚多而樂胥獨。此不可不致審也。

諸侯之答桑扈曰：鴛鴦于飛，畢之羅之，君子萬年，福祿宜之。鴛鴦在梁，戢其左翼，君子萬年，宜其遐福。乘馬在廄，摧之秣之，君子萬年，福祿艾之。乘馬在廄，摧之秣之，君子萬年，福祿綏之。

錄曰：關關雎鳩興之，全取義也。鴛鴦于飛，何所取乎。皎皎白駒賦之，彰好德也。乘馬在底，何所彰乎。本之朱傳，亦無所發；參之小序，未見其然。鈴如序言，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，則當如鳶飛戾天，乃物各率其性。故云：畢之羅之，非為待其長大能飛，而後畢羅取之，以為交萬物有道也。至云自奉有節，顧乃以莖之秣之起興乎，其不類亦甚矣。故不可以強通也。

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曰：魚在在藻，有頒其首。王在在鎬，豈樂飲酒。魚在在藻，有莘其尾。王在在鎬，飲酒樂豈。魚在在藻，依于其蒲。王在在鎬，有那其居。

錄曰：此詩一則云王在在鎬，豈樂飲酒；二則曰王在在鎬，有那其居。觀其所言，庶幾無為，而治之氣象，與舜恭己南面之意正相同也。不然，君臣且以為戒而反以為頌乎。或曰：王能愛其民，故民樂其樂，而王亦得以饗其樂。詩之言，即此意也。此又不可不知。

天子所以答魚藻曰：采菽采菽，筐之莒之，君子來朝，何錫予之。雖無予之，路車乘馬。又何予之，玄一表及鮪。婚沸檻泉，言采其芹。君子來朝，言觀其旅。其旅偲況，鸞聲嘈嘈。載膠載駟，君子所屆。赤芾在股，邪幅在下。彼交匪紓，天子所予。樂只君子，天子命之。樂只君子，福祿申之。

錄曰：此武王選鎬之際，君臣慶會，萬世可想見也。何錫予之，上之情何厚也。彼交匪紓，下之敬何嚴也。若惠王以后之鼗鎛予鄭，而反為所惡，則與何錫予之者異矣。齊威獨朝于周，而反為所辱，則與彼交匪舒者異矣他。

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，詩人美之。此序王策命之詞曰：釐爾圭瓚，秬也一自。告于文人，錫山土田。于周受命，自召祖命。虎拜稽首，天子萬年，虎拜稽首，對揚王休。作召公考，天子萬壽。明明天子，令聞不已。矢其文德，洽此四國。

錄曰：一則曰虎拜，二則曰虎拜者，周自厲王以後，王室漸微，宣王內修政事，外攘夷狄，王室蹶然復興。聖人著之於經。然則召虎者，光於康公，顯於燕土，不可泯滅

者，而史遷作燕世家，叔召公而下九世至惠侯，未見召虎之名焉。宣三十六年，釐侯卒，亦未見疆理之事焉。然猶未可據也。至詩序列諸國世次，反又蹈襲史遷。考詩則存江漢之什，稽序全無召虎之名，謂之何哉。安得夫子刪後之意以正史遷之失，不但一召虎之幸也。

《論語》：子曰：拜下，禮也。今拜乎上，泰也。雖違眾，吾從下。

錄曰：此孔子事君之禮，宛然虎拜之家法也。夫自周衰，覲禮不脩，王反下堂而見諸侯。至齊桓公霸，天子使宰孔賜齊侯祚曰：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，賜一級。無下拜。此非小失也。吾夫子建萬世君臣之極，當與日月爭光，其作《春秋》一字一義，皆違眾之事，雖以游夏大賢尚不能達，況眾人乎。此履之，上天下澤，君子所以辨上下，定民志，非小小從違之問而已。或曰：然則，桓辭宰孔而下拜矣。茲錄不及，何也。桓蓋假之者也。其假仁假義假信，又假禮之名焉。雖以宰孔尚不能欺，而君子曾是惑之歟。

子曰：能以禮讓，為國乎何有。不能以禮讓，為國如禮何。

錄曰：夫子嘗哂子路曰：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。蓋禮乃為國之大綱領，讓則吾心一念，謙遜不遑的道理做出的。觀吾夫子至於是邦，鈴聞其政，而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，此何等氣象也。若無謙遜不遑之真心，做來做去，雖有許多設施措置，不過如宰孔所譏，當時豈不號為有禮，而大根本大節目斯須亡矣。此虞苒之君一造西伯之境，見有許多謙讓，如耕者讓畔，行者讓路，入其朝，士讓于大夫，大夫讓于卿，此為國以禮之實事。當時二國之君安得不以小人自處，自愧自慊，感嘆不置，而又何暇於爭耶。遂至聞而歸者四十餘國，則又不但何難之有而已。

子曰：事君盡禮，人以為諂也。

錄曰：此事君非指魯國之君，事魯君盡禮未嘗以為諂，乃是束周之君。當時天下視為泛常，獨吾夫子違眾拜下，故嘗嘆其不如諸夏之無。至如欲存告朔之餼羊，雖以子貢之徒且猶不然，豈非人以為諂者乎。他曰，又曰：如有用我者，吾其為東周乎。此亦非為魯也。觀者詳之。

入公門，鞠躬如也，如不容，立不中門，行不履閾過位，色勃如也，足躍如也。其言似不足者，攝齊升堂，鞠躬如也。屏氣似不息者，出降一等，逞顏色，怡怡如也。末

階趨進#2，翼如也。復其位，踧踖如也。吉月，必朝服而朝。君賜食，必正席先嘗之。君賜腥，必熟而薦之。君賜生，必畜之。侍食於君，君祭先飯。疾君視之，東首加朝服拖紳。君命召，不俟駕行矣。

錄曰：此孔子事魯君之禮也。夫君臣之分，以嚴為主，朝廷之禮，以敬為主。錄此章者如度之有程，規之有範，一毫不敢越，一步不敢違也。豈非萬世之大閑乎。

《家語》：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，孔子攝相事，至會所為壇位，土階三等，以遇禮相見，揖讓而登。獻酢既畢，齊使萊人以兵劫魯公，孔子歷階而進以公退，曰：士兵，之吾兩君為好，裔夷之俘敢以兵亂之，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。夫裔不謀夏，夷不亂華，俘不干盟，兵不侵好，於神為不祥，於德為愆義，於人為失禮，君必不然。齊侯心作，麾而避之。有頃，齊奏宮中之樂，俳優侏儒戲於前，孔子趨進曰：匹夫而熒侮諸侯，罪當誅，請右司馬速加刑焉。齊侯懼，有暫色。齊侯將設饗禮，孔子以梁丘據曰：齊魯之故，向不聞焉。事既成矣，而又饗之，是勤執事。且犧象不出門，嘉樂不野合，饗而既具，是棄禮也。若其不具，是用枇牌。君辱棄禮名惡，子盍圖之。乃不果饗。齊侯歸，責其群臣曰：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，而子獨以夷狄道教寡人，使得罪。於是乃歸所侵魯之四邑及汶陽之田。

錄曰：或問曰：使孔子而當桓文之時，則何如。曰：王與霸，毫釐之差也。故程子曰：誠心而王，則王矣。假之而伯，則伯矣。二者其道不同，在審其初而已矣。自今觀之，裔俘之部，聖人可能，或人亦可能也。侏儒之拒，聖人可能，或人亦可能也。饗禮之罷，聖人可能，或人亦可能也。至其誠於所事，則叉以君子之道輔弼其君。誠於所謀，則鈴具文武之備周旋其事。以至盟會之詞，真心實事，凜然可畏；其始終施為氣象，無一不本於人情，合於大道，未嘗假託。包茅不貢，伐原示信之言，其致人信服，歸所侵邑，亦皆誠意所感，非若楚之面從、晉之強入。然則此豈他人之可能哉，非聖人又不能。故曰：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。

弘道錄卷之二十八竟

＃１『遑』原作『是』，據《十三經注疏》改。

＃２『進』原缺，據《十三經注疏》補。